# 对“人的主体性”的断想

陈　旭　征

人的主体性问题是当前社会学的重大课题。

科学的发展日益要求对人的主体性作出回答，而中国的实际改革也要求，对人的主体性作出回答和理论上的解释。创造性的问题，实质上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。

自然主义的社会研究，把机械的、物理的、化学的、生命的运动形式用于社会运动的研究，使主体性问题走上了无法解释的地步，从而成为科学上的保守主义。

反实证主义，只是作了哲学上的分析，也并没有达到具体的、令人信服的解答。

主体性的本质是什么？主体性如何成为可能的？是当前社会学的重大课题，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面临的挑战。

说到主体性的问题，不能不谈到人的社会化过程，但是西方社会化的理论简单地把社会心理学（尤其是对儿童社会化的理论）推论到整个社会领域是否合理呢？

单一的、无冲突的社会规范被人们内化是不存在的，社会规范是有差别的、矛盾的、甚至是冲突的。无视社会规范本身的冲突，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保守性带来的，理论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的儿童社会化的外推。

人在接受社会规范时，始终伴随着主体的选择性过程。社会化过程也始终与反社会化结合在一起的。人的主体性形成和选择规范是以特定的人物的利益为根据的。

个人介于的团体越多，各种团体的规范的差异性也越大，从而迫使个人作出选择。现代社会的人的社会性的广泛性，为建立特定的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更广泛的前景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，社会性愈强与个性的发展是统一的。

---

# 谈过份规范化

陈　旭　征

当今中国的大地上，到处可以听见需要创造性人才的呼声，但现实的回答是创造性人才奇缺，其症结何在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环境。长期以来，“一刀切”的统一考试、统一教材、统一的教学方式、统一的分配，使我们的教育体制“过分规范”了。

尤其是十年浩劫破坏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学术风气，正常的学派争论、合理的规范冲突被扼杀了。从而一家孤鸣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，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了，但我们的教育体制却远远地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。我们的教育体制的过份规范化，会导致什么结果呢？这便是千百万人统一的思想方式，人们的创造力被限制了。

所谓创造性，是对旧的常规的突破，是以新的角度、新的眼光看待事物，人们创造力的产生在于不同的规范的冲突当中。过份规范化的思想体系、行为方式只能是演绎的，而不是革命的。

教育体制要改革，就必须冲破过份规范化的局面，使每个学校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体性，各有其长，各尽其能。下放各级教育单位的自主权，独立的招生制、考试制，不同的教学方式、教材体系。这样，我们的事业就会大步前进了。